

万物有灵的历史文化原点：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宇宙论构建

索晓霞 曾顺岗¹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宇宙论思想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大量现存的神话与史诗当中记载了关于天地、万物与人创生的内容。“万物有灵”思想作为贵州各世居少数民族共有的普遍存在的文化要素,也大量见诸于历史文献与现实生活中。究其历史根源,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与“宇宙论”思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二者均肇始于远古神话与史诗当中。在宇宙创生之初,神灵与天地万物及人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关联,即神灵开辟了天地,创造了万物与人类,天地万物与人因此而被赋予了神灵的本质属性,万物有灵论伴随着作为历史文化原点的宇宙论思想,贯穿了整个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贵州 少数民族 万物有灵 宇宙论 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4—0087—06

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宇宙万物形成的神话故事和史诗,如苗族史诗《洪水滔天》《古枫歌》,侗族的《摆手歌》《萨岁之歌》,布依族古歌《开天辟地》《造人间》《造万物歌》《混沌王和盘果王》,彝族神话《天地祖先歌》《开天辟地的故事》,土家族古歌《梯玛歌》《土家族人的祖先》《罗神公公与罗神娘娘》,水族神话《开天立地》《洪水滔天》,毛南族神话《创世歌》《盘古兄妹和他们的神祖神孙》,仡佬族神话《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瑶族神话《密洛陀》《日月成婚》等等。这些文献大多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天地开辟之前宇宙的原初形态。其二,天地的开辟、万物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其三,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问题。这些宇宙论思想成为后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目前,少数民族宇宙观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心物二元的唯物辩证法。一种说法认为,少数民族宇宙论本质上是“物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1]是“早期哲学宇宙观朴素唯物之特征”。它表达了一种“混沌”状态,这种浑然一体体现在“自然与社会、正确与错误、物质与精神、有神与无神的交织”的二元对立之上。它导致了“阶级社会初期文史哲不分、巫医相伴、自然神学一体化的局面”。另一种说法认为,早期少数民族宇宙观是以“天和地、黑和白、阴和阳、善和恶、神和鬼、人和神等二元辩证统一认知为基本特征的,具有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和天、地、人三者统合的天界、地界、人界‘三位一体’的空间认知结构。”^[2]第二,宇宙生成的时空逻辑及社会结构顺序。创世神话是一个“永远反复、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空间上体现了对地域社会和社会构成的看法。它“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建构一个社会分类体系的基础。”它不仅表达了社会的宗教观,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解释了该社会的组织与文化行为。”它是“族群创造世界的体现。”^[3]其三,将宇宙论神话诠释为“文学的创造与历史的进化”。宇宙论神话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单线的进化论”^[4]。它是早期人们运用仿生学的方式“模拟和制造”出来的“文学的创造”,其文笔“朴素而优美”,往往充满了“儿童般稚气地回答”。^[5]

作者简介: 索晓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曾顺岗,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间信仰与文化。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1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单列课题“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18GZZB26)

以上诸多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观照了少数民族神话与史诗中宇宙论的历史意义、哲学价值与社会建构等内容。但从目前的成果来看,尚未关注到宇宙论神话史诗中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的起源这一重要问题。万物有灵思想关涉到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它蕴含在贵州少数民族各色各样的文化现象当中,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以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天地万物及人类的起源、发展为中心内容,从天地初创的神性关联、日月及万物创生的神性关联及人类起源的神性关联三个方面追溯其“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初形态,探寻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之所以普遍存在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原因。

一、天地初创的神性关联

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宇宙论构建过程中,天与地形成之前的宇宙是浑然一体或者是一片“混沌”状态。如苗族史诗《制天造地》记载,天和地最初时候是浑然一体,几乎没有分开;流传于余庆县与黄平县一带的苗族神话认为,天地原来是混沌一团,好像一坨魔芋或者是银锭一样未分开;布依族古歌《开天辟地》记载,天地原本混沌一团像个鸡蛋;天柱县一带侗族《开天辟地·鸿蒙世界》记载,天地生成前的宇宙状态是“鸿蒙混沌乾坤未判无世景,阴阳不分日不分来夜不分”。^[6]《人类起源歌》认为,宇宙元初时候天地混沌一片,天地不分,大雾笼罩,天地浑沌如鸡子;土家族《梯玛歌·开天辟地》认为,宇宙之初“天地如混沌,无天无地无万物。”彝族《天地祖先歌》中也有记载,认为“很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是混混沌沌的。”水族《造天造地》一文中,也认为天地是“混沌分出两层,一层清气,一层浊气。”

从上述内容看,“混沌”或“混混沌沌”是同一个意思,均是表达天地形成之前宇宙的原初状态。有学者认为“混沌”指的是天神之名,即“帝江”或“帝鸿”的意思,是中央上帝之黄帝,是人神;也有学者认为“混沌”是一种自然实体,是“昆仑”之意,代表着东方神话世界中“山”的物化或固态形式。^[7]此处的“混沌”所指的是天地形成之前的状态,尚未有万物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山的存在,“混沌”自然不应该是指数昆仑之山;若“混沌”指的是神灵,那么“混沌”就应当是独立于天地之外、先天地而生、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神。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找到诸多记载。如苗族神话中,天地的产生是源于无比聪明的“樊唯”或“耶璋笃”:

樊唯聪明无比,唾沫于他手中,拍响他的手掌,地就此造成,把天划成一块,樊唯开天辟地……。天造的像簸箕,地造得像晒席……谁把天撑起?天才这么高。谁把地分开?地才那么低。^[8]

天地最初时,上下紧粘连。天地谁来分?天地谁来撑?有个耶璋笃,是个撑天分地人。此人一不一般,此人很不凡。长着三个头,长着六个臂,不知手有多少只,不知脚有多少双。上天和大地,大地和上天,把那耶璋笃,紧紧夹中间。千万年过去,过去千万年,耶璋笃啊不断长,不断长啊耶璋笃;一年长一岁,长了千万年。陡然站起来,立地又顶天。伸手向上举,伸脚往下蹬。撑起天来稳当当,大地蹬得平坦坦。^[9]

这种神人创造天地的记载几乎遍及贵州各世居民族文献当中。如布依族《开天辟地》记载,天地是由“德罡”造就的,天地尚未分开时有如一个鸡蛋,德罡本居其中,由于他不断的生长,将天地撑开,待到德罡身长百丈,他挥手跺脚,让天地变得更加宽大。在侗族文化中,天是“颠光”与“柱谊”两位神灵神造的。地是“赐广”与“乐尉”两位神灵造的。颠光、柱谊造就天在先,赐广、乐尉造就地在后;在水族神话中,天地是“仡俟”女神所造,她用双手将天地掰开,双手往上擎,产生了天,双脚往下蹬,产生了地;仡佬族神话中,天是“布什格”创造的,地是“布什密”创造的。彝族还有另一种传说,认为“张龙王”制造了天、“李龙王”制造了地,彝族古书《土鲁塞吉》则认为天地是由“哎”和“哺”两位神灵化生而成。

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天地神创论思维的形成是非常古老的。从上述创世神话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远古的神灵,如果不是先天地而生的,至少也是与天地同时创生的,神灵开辟了天和地,他可以独立于天地之外的空间。无论是苗族的“樊唯”和“耶璋笃”、布依族“德罡”,还是侗族的颠光、柱谊、赐广、乐尉,在这些神话史诗当中,他们都扮演着把混沌的天地清晰化的角色,在天地形成的过程中,神灵与天地共同成长,最终造就了天地现有的形态,天地的创生自然充

满了神秘色彩，拥有神灵的属性。

二、日月、万物创生的神性关联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万物的起源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一种说法认为世间万物是神灵死后尸体化生而来；另一种说法认为万物是神灵通过外在物质所创造出来的。

万物由神灵死后尸体化生的神话传说记载较多，仡佬族神话《巨人由禄》中，讲述巨人“由禄”死后，身体的不同部位化生成了世界万物：

头变成了坡头，头发变成了茅草，耳朵变成了树木，眼睛变成了海水，鼻子变成消水坑，牙巴变成岩洞，牙齿变成刺蓬，舌头变成丝茅草，脖子变成山垭口，手臂变成山坡，肋骨变成岩石，皮肤、血液变成泥土和明霜……^[10]

仡佬族神话《布什格制天、布什密制地》中，把地上的山川河流、石头草木等也视为人体的各个部分。从江、黎平等地方的侗族认为，天地形成以后，产生了一个怪人，名叫星郎。他与众不同，一生下地，就张开大嘴要东西吃，而且很能吃，体格强壮，呼吸声如雷鸣，人们当他是怪物，就将其杀死抛尸野外。但他死后第二天尸体就变成了各种生物。鼻子变成了撵山狗，所以狗的鼻子非常灵敏；眼睛变成各种飞鸟，所以鸟的眼睛非常敏锐；嘴变成了鸬鹚，所以鸬鹚的嘴又尖又长，是捕鱼捉虾的能手；牙齿变成老鼠，又细又尖，能咬坏物件；心变成猴子，因此猴子灵敏活泼；骨头变成牛，所以牛身体硬朗，能吃苦耐劳；脑袋变成葫芦，脑浆变成豆腐，腿变成树木，手臂变成瓜果，粪便变成泥土、雨露；大肠变成鳝鱼；小肠变成泥鳅，耳朵变成木耳，头发变成茅草。^{[11][7]}居住在隆昌的畲族虽然认为万物也是神灵的尸体化生而成，但特殊的是，畲族的创世神话与汉族神话《盘古开天地》内容完全一致，同样认为万物是盘古死后其身体化生而出。

神灵创造日月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人们的生产生活。如苗族史诗《铸日造月》中描述了四个老公公铸日造月的过程：

波公公和雄公公，丘公公和当公公，他们四个老公公，聚到一处来商量，商议如何造日月，造太阳挂天上，……造了十二个月亮，十二太阳挂天上，太阳还有些斜角，不太广生不太圆，谁人来修剪月亮？……固雄来把钩子做，做个钩子挂太阳，让它照亮大家伙，照亮姐妹绣衣裙，照亮哥们好耕田。^[12]

流传于安顺一带的布依古歌《造世间》也有造日月的记载：

是古代来是从前，是古代未造世间，是世间没有乾坤，是乾坤未造世界，是天下云下全黑，是天下云下全暗，人世间不见亮。人世间不见明，天上没有星星，天上没有月亮，天下不见光亮，全天下都摸黑，是来玉造四柱四角，造出十二个太阳，又造十二个月亮。^[13]

波公公、雄公公、丘公公和当公公四位老公公是当地人对神灵的一种普遍称谓，他们具有人的性格属性，却有着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神性。而布依族文化中“来玉”还具神灵与英雄的双重属性。

在威宁彝族神话中，至上神“史鲁米”将宇宙分为四方、四季，并分给天神、地神、风神管理。据彝族文献记载，金、木、水、火、土“五行”乃是万物之“根”和“源”，世间一切物质都是这五行所衍生出来的，而“五行”是神灵创造的：

他披着金甲，拄着金银拐杖，站立于宇宙之中，默念了三句箴言，一查宇宙北方的金坑，顿时泛起大水，从四方漫到中央，水的根源从此产生了。老人转身向宇宙的东方，查到整整齐齐的大森林，摘下树枝到处撒，四方和中央都长起大树，树木的根从此就有啦，又往南方挖个金坑，坑里出现白龙，青雾漫成火烟，红岩身处火焰，火根也产生啦。金甲老人转向西方，用金银

拐杖一指，变出一棵银树，青红二气出现一朵金花，这就是金的根子，又往四方撒去，成了六祖的福禄和威荣。老人又转向北方，取出一把黑土扔向四方去，中央和四方就出现成堆成排的山，土根也就产生啦。¹

贵州布依族与壮族同源，他们的神灵称为“报陆陀”，在壮族文化中称为“布洛陀”，是始祖神。报陆陀不仅安排天地万物，造日月星、动物，规定万物之间的各种秩序，还教人们捕鱼狩猎、养殖、造火。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榕江县一带神话认为一位叫做“拱恩”的神灵，通过踩踏地方的方式创造了四方万物：

他不用锄头钉耙，全靠那巨大脚掌，古拱恩，踩踏地方，踩成了平坝，踩成了海洋，开出了江河，踩出了山岗。光秃的人间，从此变了样。古恩公，功昭日月，古恩公，恩德无量！^{[11]7-9}

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万物的化生往往离不开神灵的参与，无论是神灵死后，他的尸体化作万物，还是神灵假借外在事物创造出新的事物，这些事物都或多或少与神灵有了联系，具有了某些神性属性。从另一侧面来说，这些自然之物促成了神话的形成，而神话则赋予了万物以文化的意义，它以信仰的形式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生活中得到呈现。

三、人类创生的神性关联

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中，流传最广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由神造论，即神灵假手外物创造了最初的人类。另一种是由卵生²，即人是由某种生物的卵或类似卵状物中诞生的。

第一，关于神创造人。这类神话在《阿仰兄妹制人烟》《伏羲兄妹造人烟》《人类起源》等中均有记载。在彝族神话中，人是神灵用泥土造的。Kedze 神来到西方采集泥土，然后带到东方，做了一个塑像。塑像几经破坏后最终形成，但其寿命只有六十岁，而死后身体要回归大地。^[14]水族文化中，人是“仡巫”神剪纸所创的，《牙巫造人》中记载：

牙巫双手掰开天地之后……但天下没有人，她认为应该由人类来管理天下，于是便剪纸造人类。剪好的纸人被压在木箱里。但由于心急，原本要在箱底压十天才能成人的纸人，经过七天时间就被牙巫取出来了，于是变出来的人非常矮小瘦弱，于是她放出老鹰和老虎将这些小人吃掉，重新造人，才造出了现在的人。

另一则水族民间故事《牙线造人的故事》记载，人是由一位叫“牙线”的神灵剪纸做成的。遵义仡佬族《洪水型同胞婚人类起源神话》记载，天神用泥捏了第一代人类，用草编织了第二代人类，用天上坠落的星星造成第三代人，这三代人均被自然淘汰了，但在第三代人当中，阿仰兄妹存活了下来，二人成婚，生下了第四代人，也就是现代人类。

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经历过多次实践和淘汰，才成为现代人的形象，无论神灵是通过剪纸还是捏泥人的方式造人，除材质有区别以外，其途径与方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贵州少数民族乃至中国的造人神话传说中，它们似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表面上看，它们体现出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表述差异，但其所呈现的“人由神造”的母题³始终没有改变。这些神话故事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历史变迁，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群体中出现了差异化的表述方式，但其母题却始终没有变化。所以，人也同样具有神的属性，人死后，肉身归于尘土，而灵魂则成为神灵，这也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祖先崇拜区别于儒家宗法性宗教传统的特殊路径。

第二，关于人类卵生⁴的神话。苗族神话《十二个蛋》中，描述了继尾鸟经过千辛万苦，将姜央、龙、虎、蛇等从 12 个蛋中孵出，变化出了人类与各种生物及鬼神。水族神话《十二个仙蛋》中，牙巫婚后生下 12 个仙蛋，结果孵出了雷神、龙神、虎神、蛇、猴、牛、马、猪、狗以及凤凰和人。人类找到了火种，凤凰变成了美女，与人类成婚，繁衍了人类。侗族神话《龟婆孵蛋》，讲述四个龟婆婆爬到山顶孵了四个蛋，只有一只蛋孵出了一个女孩，名叫松桑。这四个龟婆去水边孵了四只蛋，依旧只有一只蛋孵出了一个男孩，名曰松恩。二人长大后成亲，生下了姜良、姜美、雷、虎、龙、蛇等十二个兄弟姐妹。其中姜良、

姜美学会了用火，赶跑了其它兄妹，后来二人躲过了洪水劫难，结为夫妻，延续了人类。

这些与“卵”相关的神话遍及世界各民族，他们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都潜在的表达了一种万物从一到多的过程，这里的“卵状物”是象征着“一”或“无”，是天地万物所由生成之途径，这种神话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它象征着一个生命体，如胚胎一样，能够孵化出生命，在其内部有着无限的孕育生命的能量，它像纽带一样连接了人与神。它与其他类型的宇宙创生神话，如混沌或“无”的神话、原始巨人或者祖先神话、始祖夫妇神话间有密切联系，宇宙卵的神话、蛋神话、混沌神话、虚空神话、雌雄同体的巨人神话和兄妹通婚神话都说明宇宙是一个充实的整体，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无”，这种最早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性别，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整体。”^{[15]231}

四、现实生活中的万物有灵思想

万物有灵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依旧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典型且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并通过对天地、万物、人神鬼灵等的祭祀及盛大节日表达。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将万物之灵称为“神”或“鬼”，且有善恶之分，如苗族社会中，善鬼包括土地神“西达”、桥头神“务厅”、保护孩童的天神婆婆“勾共务商”、送子婆婆“务商勾起”、石头神“岩妈”、山神等；恶鬼则有绝后鬼“期者留”、淫乱鬼“期者闹”、水鬼“西翁”、火鬼“西斗”等等。水族的善鬼有祖先神，与仡巫、恩公、大石菩萨、稻谷神、水神、树神、酒神等，恶鬼则有伤害儿童的“牙养”、饿死鬼“曼魂”、恶鬼“歹瓦”、荼毒牲畜的“腊滚”等。

首先，关于天地有灵的信仰。由于中国上古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绝地天通”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祭天成为历代帝王的专属，民间祭天被视为僭越加以禁止，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天地信仰也造成了影响。但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生活中，天地信仰仍然依稀可见，如土家族人在年节时候，都要在大门外祭祀天地，祈求福佑，并将祭祀后的祭品分给人们享用，称为“破福”。居住在贵阳市观山湖区麦格乡的苗族、布依族家中普遍存在祭祀“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祭地的情况则普遍存在于各民族当中，如对土地庙的祭祀，修建房屋时要祭祀地神，以祈平安等。

其次，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如榕江县乌略河的中心的一块巨石，被当地苗族人奉为镇水之神。苗族的桥神“务厅”，是送子之神。树鬼“西戛头”尤其喜欢大枫树或长疤的大树，且喜欢到热闹的地方，接触之人会致病。火鬼“西斗”居住在天上，是由恶人死后血液变成的，嗜血，人们通常用纯色的狗血祭祀以免火灾。而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祭祀火殃鬼的仪式叫“退火殃”或“扫寨”，金凤山、圣德山、黄哨山等皆是神灵之山，并会在每年的六月份自发祭山拜神。水族认为村社附近的老树皆有灵魂，每年用米酒、猪肉、公鸡等进行祭祀。如果水族人在结婚当天晚上出现打雷的情况，人们认为是雷鬼“皆高迷”作祟，需要请鬼师祭祀雷神鬼。水族的鬼神还有影响母猪产仔的保家鬼“札木的”、影响庄稼生长的庄稼鬼“札木打”，导致小孩生病的“卡昂”鬼、护子娘娘“皆绞”、山野鬼“桎茂”、生意婆婆“桎笨”、守山婆婆“桎北”，导致小孩腹痛的痛肚鬼“铁杆”，导致家中缺粮食的保仓鬼“昆袄”等等。沿河土家族每年正月初一都要祭祀风神及雷神，夏季则由土家妇女到各家搜集钱、粮、香、纸等做成供品祭祀风神雷神，以祈求风调雨顺，庄稼茁壮。在正月初四到正月二十，农历二月初二等日子，人们要祭祀雨神“龙王”，并在江边敲锣打鼓送龙王。另有雷电神、火神、水神、洞神、树神、岩石神等都会得到土家百姓的祭祀。布依族在六月初六要祭水口，即到水渠入口处进行祭祀。

第三，对人鬼的信仰。人鬼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祖灵、英灵及亡灵。其中祖灵与英灵常出现交叉的情况，英雄人物往往也是拯救民族、延续人口的祖先；祖灵与亡灵也往往有重合之处，老人去世以后便成为祖灵，回归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如侗族的“萨玛”，是侗族人最重要的神灵，在保护侗族人民的过程中英勇牺牲，演变成侗族人的保护神。水族崇拜的正神“略夺”，又称为“六个公”，他们是集首领与智慧并存的化身，同时也是水族人祖先崇拜的主要对象，死后灵魂依旧福佑水族后代，对水族消灾、牲畜兴旺、庄稼丰收、子孙繁衍都起到重要福佑作用。土家族杰出首领飞山公杨再思，他有益于民，后人立庙祭祀，每逢忌日，都要进行大规模祭祀。吃鼓藏是苗族人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祭祀祖先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即使是去世的老人，其灵魂依旧怀念着人间吃鼓藏的情景，如果不在鼓藏节进行祭祀，则

是对祖先的不敬，可能遭致厄运。

亡灵是一种亦神亦鬼的存在。榕江县水尾公社的水族，认为所有人的体内都存在着灵魂，当人死亡之后，灵魂就会去到另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仿的“阴间”，因此人们要对死者进行祭祀，供食、送银子等，这样便能得到死者的福佑。苗族的单身鬼“西丢”是单身男子死后所变成的。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的当官鬼“丁往”是官员死后变成的。织金县彝族的“做斋”仪式，包括了接引亡灵、超度亡灵、指路归天、阴阳分界等步骤，认为死去的亡灵需要通过“做斋”仪式才将其送去另一个世界。布依族的“做斋”仪式又叫“砍牛做斋”，目的也是超度亡灵，使之去到阴间世界。

五、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中，万物有灵思想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来源于古老的宇宙论思想当中，与天地同化育。天地、世间万物以及人的产生，都离不开神灵的参与，由于万物与人都是神灵所创造的，尤其是人的产生，是神灵按照自己的思想而做出来的，因此“不论程度是如何有限，他都分享到神圣的本质。人与神之间没有任何鸿沟，自然世界、人类与众神本身都分享同样的本质，而且是从同样的神圣的物质中衍生出来的。”^[16]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万物有灵”思想始终伴随着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它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宇宙观的核心内容，而宇宙观则是其万物有灵论思想产生的最初源头。

总之，这些看似荒诞的创世神话，实质上自有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并不是从现实中凭空产生的，它是经若干年的发展和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运动和人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自然结果。”^[17]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讲述神话时总是有意识地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选择、浓缩、组织’。神话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故事，但是，人类在描述按照故事顺序展开的现实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观性：历史往往使文化的兴趣集中于某一点，人们会按照这些兴趣改造神话。某些自然之物促成了神话的形成，神话则使用传统的故事语言，赋予世界以意义并解释这一意义。”^{[18]231}而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在创世神话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正是其安顿身心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 [1]王路平. 论贵州少数民族民歌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J]. 贵州文史丛刊, 1997(1):70-75.
- [2]那仁毕力格. 北方少数民族宇宙时空观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144-149.
- [3]曹端波, 曾雪飞. 苗族古歌演唱传统与地域社会研究[M].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7:69-80.
- [4]田兵. 苗族古歌[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79:1.
- [5]马学良, 今旦. 苗族史诗[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3:序言.
- [6]欧阳大霖. 侗族民歌民俗文化研究[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6:72-73.
- [7]刘向政. 混沌: 创世神话的原始象征意义与宇宙观[J]. 求索, 2007(2):158-160.
- [8](英) 克拉克·塞缪尔. 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M].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23.
- [9]陆兴凤, 杨光汉, 吕稼祥, 等. 西部苗族古歌[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9-10.

[10]陈天俊,等. 仡佬族文化研究[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75-176.

[11]燕宝,张晓. 贵州神话传说[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2]吴一文,今旦. 苗族史诗通解[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189-236.

[13]郭堂亮. 布依族古歌[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2:73-76.

[14](法)高尔迪埃,(法)维亚尔. 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102.

[15](美)吉瑞德. 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象征意义[M]. 蔡觉敏,译. 济南:齐鲁书社,2017.

[16](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神的历史[M]. 蔡昌雄,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16.

[17]周之翔. 贵州自觉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自觉到人文价值自觉[J]. 孔学堂,2020(1):21-27.

注释:

1 参见贵州省毕节地区居委彝文翻译组《宇宙人文论》,1978年10月印刷,11—12页,油印本,无出版社,现藏贵州省图书馆。

2 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以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为研究对象,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当中关于人类的出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天神手创型,以女娲造人等为例。另一类是卵生型,如鸡或者其他鸟卵产生。参见[日]伊藤清司:《人类的两次起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载《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

3 胡适在研究中国传统歌谣的时候用了“母题”这一概念,他认为,“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它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参见王立:《宗教民俗与中国古代小说若干母题文化省察》,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5月。

4 美国学者吉瑞德将卵生神话按照内容和意义,分为四类,分别是:其一,宇宙卵或者世界卵神话。宇宙从卵中诞生出来;其二,人类或者人种神话。人类或者人类始祖从卵中诞生出来;其三,神或英雄卵神话。接触的部族英雄、动物祖先或者人文英雄从蛋中诞生出来;其四,魔法蛋故事。神祇之物和/或恶魔从一个卵或者卵型的容器,例如囊、瓶、葫芦(特别是木瓜葫芦——瓶)、种子、鼓、大锅、茧或石头中诞生出来。参见[美]吉瑞德:《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象征意义》,蔡觉敏译,齐鲁书社,2017年,第231—232页。